

世界 文學名著

22

- 戰爭與和平
- 老人與海

金字塔系列叢書
書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代理



老人與海

書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

譯序

本書作者海明威(1898—1961)，是美國現代小說家，性好冒險刺激，曾當過軍人、鬥牛士、拳擊家、獵人、漁夫等，行跡遍布世界各大洲，這些豐富的生活經驗，都成為他寫作的素材。他的文章樸實有力，對白簡練生動，成為許多作家模仿的對象。一九五四年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。

「老人與海」是描寫一個古巴的老漁夫，獨自駕著一葉小舟在海上捕魚，經過兩晝夜的爭鬥，用盡一切方法，忍受許多痛苦，終於殺死了那條比小舟還長的大魚。不幸的是，死魚的血腥味卻引來一羣鯊魚，老人雖然鼓足餘勇，和鯊魚展開搏鬥，驅走了這批「強盜」，然而那條死魚最後卻只剩下一具骨架了。

這個故事所強調的是人類不屈服的、可貴的意志力，但是對於與其相抗衡的另一股力量，海明威也同樣予以讚美；他所著重的是人在奮鬥過程中所顯現的價值，而非最後得到的具體的物質報酬。正如書中老人所說：「人不是為失敗而生的，一個男子漢可以被消滅，但不能被打敗。」人的尊嚴、人類存在的意義，都包括在這句話中了，或許這也就是海明威所認定的「生之意義」吧！

本書雖然是一個人與自然抗衡的故事，但進一步來看，我們也可以把它看做人為追求理想的奮鬥歷

程，海就是社會，魚則代表理想；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，不可避免的經常會陷於孤獨及各種逆境中。問題是我們是否能秉持像老漁夫般的「生之力」，為艱苦的人生旅程加添一具值得懷念的「魚骨架」。這本書的情節雖然簡單，卻將人生的意義深刻地表露無遺，相信讀過本書後，會使你因而獲得不少啓示，激發出潛在的意志力。

老人與海

他是一個老頭子，一個人划著一艘小船在墨西哥灣大海流打魚，而他已經有八十四天沒有捕到一條魚了。在最初的四十天裏有一個男孩和他在一起。但是四十天沒捕到一條魚，那男孩的父母就告訴他說這老頭子一定是晦氣星——那是一種最最走霉運的人——於是孩子聽了父母的吩咐，就到另外一艘船上去打魚，那艘船第一個星期就捕到三條好魚。孩子看見那老人每天駕著空船回來，心裏覺得很難過，他總去幫他拿那一捲捲的釣絲，或是魚鉤和魚叉，還有那捲在桅杆上的帆。帆上用麵粉袋打著補釘；捲起來的時候，看上去像永久失敗的旗幟。

老人瘦而憔悴，頸後有深的皺紋。面頰上生著棕色的、腫起的塊塊，那是熱帶的海上反映的陽光曬出來的一種無害的瘤。順著臉的兩邊，全長滿了那腫起的一塊塊。他的手因為拉繩子，拖曳沈重的魚，有紋路很深的創痕。但是沒有一個傷痕是新的，都是古老的，像一個沒有雨的沙漠裏被風沙侵蝕的地層一樣。

他的一切全是老的，除了他的眼睛，眼睛和海一個顏色，很愉快，沒有戰敗過。

「山蒂埃戈，」那孩子對他說，他們把小船拉到岸上，正從那裏爬上去。「我又可以跟你一同去

了。我們賺了點錢。」

老人教了這孩子怎麼打魚，孩子愛他。

「不，」老人說：「你現在這艘船運氣好。你跟著他們吧！」

「但是你記得有一次你八十七天沒打到魚，然後我們接連三個星期，天天捉到大魚。」

「我記得，」老人說：「我知道你不是因為疑心我運氣壞所以離開了我。」

「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一個小孩，我得要聽他的話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老人說：「這是很正常的。」

「他沒有多少信心。」

「他沒有，」老人說：「可是我們有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」孩子說：「我請你到露臺酒店喝杯啤酒，行不行？然後我們把東西拿回去。」

「有什麼不行呢？」老人說：「大家都是漁夫。」

他們在露臺上坐著，許多漁夫都取笑老人，他並不生氣。另有些年紀大些的漁人向他看看，覺得很難過。但是他們並不露出來，他們很客氣地談論著那潮流與他們垂釣的深度，還有這一向天氣一直這樣好，還有他們的見聞。今天收穫好的漁人都已經回來了，把他們的馬林魚宰殺了，把魚平放在兩塊木板上，一個人擡一頭，蹣跚的走到魚房裏，在那裏等著冰車把魚運到哈瓦那的市場去。捉到鯊魚的人則把牠們送到那小海灣另一邊的鯊魚廠去，用滑車把牠們吊起來，把肝拿掉，鱗割掉，皮剝掉，肉切成一條一條預備醃。

東面有風來的時候，有一股氣味從海港那一邊的鯊魚廠裏吹過來。但是今天只有微微的一點氣味，因為轉了北風，然後風息了，露臺上很愉快，灑滿陽光。

「山蒂埃戈——」孩子說。

「暖。」老人說。他拿著酒杯，在那裏想許多年前的事。

「我去弄點沙丁魚給你明天吃，行不行？」

「不，去打棒球！我還能夠划船，羅琪里奧可以撒網。」

「我很想去，如果我不夠跟你一塊兒拉魚，我想給你做點別的事。」

「你請我喝啤酒，」老人說：「你已經是個大人了。」

「你第一次帶我到船上去的時候，我幾歲？」

「五歲，你差一點送了命，那天還沒到時候，我就把魚拖上來，那魚差點把船弄碎，你記得嗎？」

「我記得那尾巴吧吧吧碎碎地打著，划船人的座位也破了，還有你用木棒打牠的聲音。我記得你把我丟到船頭去，那兒堆著濕淋淋一捲捲的釣絲，我可以覺得整個船在那裏抖，還有你用木棒打牠的聲音，就像砍樹一樣，我渾身都是那甜甜的血腥氣。」

「你真的記得這些嗎，還是我告訴你的？」

「自從我們第一次一塊兒出去，樣樣事情我都記得。」

老人用他那日炙的、有自信心的眼睛愛憐地望著他。

「你如果是我的孩子，我就帶你去碰碰運氣，」他說：「但是你是你父母親的孩子，你現在這艘

船運氣又好。」

「我去弄點沙丁魚好麼？我還知道有一個地方可以弄到四個餌。」

「我今天的還剩在那裏。我用鹽醃了起來放在盒子裏。」

「讓我去給你弄四隻新鮮的。」

「一隻。」老人說。他從來沒有失去希望和信心。但是現在它們變得更清新有力了，就像一陣風刮起來一樣。

「兩隻。」孩子說。

「兩隻，」老人同意了：「不是你偷來的吧？」

「我不是不肯偷。」孩子說：「但這是我買的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老人說。他竟能夠這樣謙虛——他太單純了，以致都沒有奇怪自己什麼時候達到這樣謙虛的地步。但是他知道他很謙虛，他也知道謙虛並不丟臉，而且也無傷他真正的自尊心。

「有這潮水，明天收穫一定好。」他說。

「你預備到那裏去？」孩子問。

「老遠的，等風轉了向再回來。我要天亮前就出去。」

「我來試著叫他也到遠處去打魚，」孩子說：「那麼假使你釣到一條真正大的，我們可以來幫你的忙。」

「他不喜歡到太遠的地方去打魚？」

「是的，」孩子說：「但是有些東西他看不見的，我看得到，譬如有一隻鳥在那裏捉魚，那我就可以叫他釣魚。」

「他的眼睛這樣壞？」

「他差不多瞎了。」

「這很奇怪。他從來也沒有去捕魚，那最傷眼睛了。」

「可是你在蚊子海岸那邊捕了許多年海龜，你的眼睛還是好的。」

「我是個奇怪的老頭子。」

「可是你現在對付一條真正的大魚，力氣夠不夠？」

「我想夠的，而且還有許多訣竅。」

「我們來把東西拿回去吧！」孩子說：「我好去拿網，再去弄沙丁魚。」

他們把用具從船上拾起來。老人扛著桅杆，孩子拿著木箱，箱子裏面裝著一捲捲編得硬硬的棕色釣絲，還有魚鉤和魚叉的柄。裝餌的盒子攔在小船的船尾，和木棒放在一起，木棒是用來制服大魚的，當那條魚被拖到船邊時，便可用木棒打牠。沒有人會偷老人的東西，但是帆和粗釣絲還是拿回家去的好，因為怕露水。而且，雖然他很確定本地人沒有一個會偷他的東西，老人總覺得不必把魚鉤和魚叉丟在船上，引誘人家。

他們一同沿著路走上去，來到老人的小屋裏，門開著，他們走進去。老人把那裹著布帆的桅杆倚在牆上，孩子把箱子和其他的工具攔在旁邊。桅杆差不多有小屋裏唯一的這間房一樣長。小屋是用一種棕

樹結實的嫩葉造成的。小屋裏有一張牀、一張桌、一張椅子，泥地上有一個地方可以用炭來燒飯。纖維堅韌的棕樹葉子，壓扁攤平了，組成棕色的牆。牆上掛著一張基督聖心的彩色畫，還有一張是考伯的聖處女，這些都是他的妻子的遺物。從前有一張他的妻子的著色照片掛在牆上，但是他拿下來了，因為看著它使他太寂寞。現在它在牆角的木架上，在他的乾淨襯衫底下。

「你有什麼吃的？」孩子問。

「一鍋黃米飯，就著魚吃。你可要我生火？」

「不，我等一會兒再生火。說不定我吃冷飯。」

「我把網帶回去，行不行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並沒有網這樣東西，孩子也記得他們那時候把它賣了。但是他們每天總要假造著，來這麼一套。也並沒有「一鍋黃米飯和魚」，孩子也知道。

「八十五是個吉利的數目，」老人說：「我明天要是釣到一條一千多磅重的，你高不高興？」

「我去拿網，再去弄沙丁魚。你坐在門口大太陽裏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我有昨天的報紙，我來看看棒球新聞。」

孩子不知道昨天的報紙是否也是假的，但是老人從牀底下拿了出來。

「泊利戈在酒窖裏給我的。」

「我拿到了沙丁魚就回來，我來把你的同我的都放在冰上，我們早上可以一人一半。我回來的時候

你可以告訴我棒球的新聞。」

「洋基隊不會輸的。」

「但是我怕克利夫蘭的印第安隊。」

「我的孩子，你要對洋基隊有信心。你想想那偉大的狄瑪喬。」

「底特律的虎隊和克利夫蘭的印第安隊我都怕。」

「當心點，不然你連辛辛那提的紅隊和芝加哥的白襪隊都要怕起來了。」

「你研究研究，等我回來的時候告訴我。」

「你想我們可要買一張彩票？尾數是八十五，明天是第八十五天。」

「我們可以買，」孩子說：「但是你那八十七天的偉大的紀錄呢？」

「同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兩次的。你想可以買到一個八十五嗎？」

「我可以訂一張。」

「一張，那是兩塊半錢。我們可以跟誰借呢？」

「那很方便。兩塊半錢總借得到的。」

「我想也許借得到，但是我總想避免借錢。先是借錢，後來就要討飯了。」

「老頭子你穿得暖和不點，」孩子說：「你要記得現在是九月了。」

「正是大魚來的月分，」老人說：「五月裏誰都可以做個漁夫，不稀奇的。」

「我現在去拿沙丁魚。」孩子說。

孩子回來的時候，老人坐在椅子上睡熟了，太陽下去了。孩子把牀上那條舊軍毯拿起來，攤在椅背上，蓋住老人的肩膀。那是個奇異的肩膀，雖然非常老了，仍舊壯健，頸項也強壯。老人睡熟時頭向前傾，頸上的皺紋就沒有那樣明顯。他的襯衫已經補過這麼多次，簡直和那帆差不多了，補釘被太陽曬得褪成各種不同的顏色。但是老人的頭部非常衰老，眼睛一閉上，臉上就沒有生命了。報紙攤在他的膝蓋上，他用手壓牢，不被晚風吹去，此外他赤著腳。

孩子把他留在那裏，他再回來的時候，老人還在睡著。

「老頭子醒醒吧！」孩子說，他把一隻手放在老人的膝蓋上。

老人張開眼睛，在那一剎間，他是從很遠的地方回來。然後他微笑了。

「你手裏拿著什麼？」他問。

「晚飯，」孩子說：「我們要吃晚飯了。」

「我不大餓。」

「來吃吧！你不能打魚而不吃飯。」

「我試過了。」老人說，一面站起來，拿起報紙摺疊起來，然後他開始疊毯子。

「你還是把毯子圍在身上吧！」孩子說：「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，決不讓你打魚不吃飯。」

「那麼你活得長長的，好好當心你自己，」老人說：「我們吃什麼？」

「黑豆和米飯、煎香蕉，還有點燉肉。」

孩子從露臺酒店，把飯菜裝在一個雙層的金屬品食盒裏帶來。兩副刀叉和湯匙裝在他口袋裏，每一

副外面裹著一張紙巾。

「這是誰給你的？」

「馬丁，那老闆。」

「我得要謝謝他。」

「我已經謝過他了，」孩子說：「你用不著去謝他。」

「我下回把一條大魚的肚肉給他，」老人說：「他給我們東西已經不止一次了？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「那我除了肚肉一定還要多給他一點，他對我們非常體貼。」

「他送了兩分啤酒來。」

「我最喜歡罐裝的啤酒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這是瓶裝的，哈杜依啤酒，我把瓶送回去。」

「你真好，」老人說：「我們該吃了吧？」

「我剛才已經在叫你吃了，」孩子柔和地告訴他：「我想等你預備好了再把食盒打開。」

「我現在預備好了，」老人說：「我只需要一點時間洗刷洗刷。」

你在那裏洗呢？孩子想。村莊裏的蓄水池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要隔兩條街。我得要給他弄點水在這裏，孩子想，還要肥皂和一條好毛巾。我爲什麼這樣粗心？我得要給他另外弄件襯衫，和一件冬天穿的外衣，還有一雙隨便什麼樣的鞋子，和另外一條毯子。

「你這燉肉真不錯。」老人說。

「你講棒球的事給我聽。」孩子請求他。

「在美國聯賽裏就推洋基隊了，我早就說過。」老人快樂地說。

「他們今天輸了。」孩子告訴他。

「那不算什麼。偉大的狄瑪喬又恢復了往日的雄風。」

「他們這一隊裏也還有別人。」

「那自然囉，可是有了他就兩樣了。在另外那個聯賽裏，在布魯克林和費城兩隊裏面，我還是寧願要布魯克林隊。可是我又想起狄克·西斯科，在老球場裏那樣有力地一記記打過去。」

「從來沒有人打過像他們那樣的球，我看見過的人，數他打得最遠了。」

「你可記得那時候他常常到露臺酒店來？我想要帶他去打魚，可是我膽子太小，沒敢問他。後來我叫你問他，你的膽子也太小。」

「我知道。我們真不該那樣。他說不定也會跟我們去的。那就夠我們快樂一輩子了。」

「我很想帶偉大的狄瑪喬去打魚。」老人說：「他們說他父親是一個漁夫，也許他從前也跟我們一樣窮，那他就會懂得的。」

「偉大的西斯科的父親從來沒窮過，他（那父親）像我這樣年紀的時候就在大聯賽裏打球了。」

「我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，在一條專跑非洲的方帆的船上當水手，我晚上在海岸上見過真獅子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告訴我的。」